



湖北加油！

在等待接收物资的时候，看到武汉一些医院在此等候的车辆。



## 山川同域，风月如何不同天

老母亲问我为啥这么拼命，又没人给开工资。我回说，这次真的拼了命了，只因为我是您的孩子，也是一个父亲。这不，我看到日本朋友捐助武汉的物资上，日本汉语水平考试事务所物资上的字——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。作为武汉人，难道我不该更为家乡做些什么吗？

□ 口述、图 | 白慧冬 整理 | 姜浩峰

过年前，因为工作上的事，我从武汉开车，先到重庆，再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，在返回武汉的半路，车遇到了问题，只得飞回武汉。然后，武汉封城了。

在春节期间，我先后接到了阿坝州和重庆公安的电话。我向他们如实说明了自己去过的地方，以及自己身体的情况。目前来看，从阿坝州回武汉已有半个月了，我的身体很健康。相信没有携带新型冠状病毒，也就没有将病毒传染给任何人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日子，作为青宁信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，我肯定不能出武汉，去深圳的总部工作，或者再出差。但我相信疫情一定能控制住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在武汉，我宅在家里，除了为支援武汉的志愿者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每天还写“坚守日记”。

我做的有角动物放牧机器人项目，本身与牧区防疫有关。应阿坝州红原县畜牧局的邀请，我1月15日从武汉动身。之所以开车去重庆，是因为此前我们在西藏当雄县安装的放牧机器人，多出来20套，正好用在阿坝。

我开车到重庆，是1月16日。中午还和重庆的朋友一起吃了火锅，并顺便谈了下项目合作的事。当时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的情况，我们武汉老百姓如果没得这个肺炎，也是无感的。不知道疫情发展会这么严重。更别提重庆的朋友了。

吃完火锅，我就开车去了机场，接了设备就奔赴红原县。在安装完动物放牧机器人以后，我开车回武汉，哪知道在一个叫三家寨的地方撞车了。4S店告诉我，春节前修不好。我只得去成都，飞回武汉。到成都时，已经是1月22日凌晨了。

那时候，我听说很多人都在出逃，逃离武汉。我却一定要回家。我对朋友说，我不能走，我儿子还在武汉，我70岁的老母亲还在武汉，我不能带他们在封城前到火车站经历更大的风险。医学常识告诉我，这不科学！我当时想，只有返家，只要我在家，他们才能好好活下去。

回到武汉以后，我发现情况和出武汉时迥异了。譬如机场出入口都加了红外测温设备。在出口处，我看到一位没有戴口罩的出租车师傅，心里第一感觉就是绕开他走。我从成排的其他人后面绕过去。他还追问我不要车。我心里都在骂娘了：“要车也不敢要你这样的车！”他一看我推着行李开始狂奔，就自己意识到了，然后就不再追我了。

上地铁后，发现平时下班时间段人满为患的地铁，基本上是空的。火车站那一站上来的人也特别少。

真的封城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封城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——我的公司在深圳，但我平时也不常去，大多数时间我在武汉。原本准备春节后去北京，会一会中国农业大学的刘继军教授。